

## 代序

# 润物细无声

## ——怀念大哥山元

· 韩劳达

有位朋友对年近古稀的我说：人生70才开始。这是对  
我的安慰，也是激励。然而，大哥去年8月辞世时74岁，  
他的另一段精彩人生才开始呢，就遗爱人间了！

尽管有太多的遗憾，太多的不舍，面对大哥遗照中的  
笑容，我们知道，他不希望我们沉溺在哀思中。他毕生辛  
劳，为家庭、为集体、为社会，忘我奔波、长年笔耕。即  
使在最低沉苦闷的环境，他也没有让自我沉沦。他厌恶庸  
庸碌碌，无所作为的人生态度。我们必须尽快从哀恸中振  
作精神，让大哥74岁以后的精彩得以延续。

大嫂和咏梅、咏红投入了几项工作，如：设立韩山元  
文史奖、整理他的遗稿和著作、筹划出版一系列纪念集，  
续写“新加坡河之旅”的传奇等。

《开门再见山》是第一本纪念他的文集。咏梅让我写序，我自忖没有为大哥的书作序的分量，然而，为了纪念，我没有推辞的理由。

作为他的弟弟，是他带我走上艺术的道路。我念中那一年，似懂非懂地读他的第一本书《文艺与生活》（那年他才18岁）。从此，他的每一本著作我都没有错过，包括没有几个人知道的在他匿居乡下的年头用“黄蜂”笔名写的《寓言集》。在时局诡谲的70年代，他用过多个笔名。我和许多青年一样，读章翰的《哲学漫谈》，学会用通俗哲学知识分析社会和人生；通过岳文的三本《人生百态》，看尽百态人生的问题本质；马德的《街头小唱》让我见识了他的讽刺诗有漫画般的嬉笑怒骂，也有匕首和投枪般的针砭时弊；马德1973年写的长篇叙事诗《苦难的航程》和1990年演出的史诗《新加坡河》（尚未出版），让我感受本土历史的百年沧桑，也看到自己对本地史料的认识严重“缺氧”，必须急起直追……

犹记史诗《新加坡河》，浓缩了新加坡河的百年史迹，倾诉了南来先民的血泪辛酸，诗作所蕴含的厚实内容和饱满感情，在鼎盛阵容的支援下，使演出达到当时的颇高水平。这个演出由华语戏剧团体联合会的多个剧团呈献，郑朝吉指挥的新广华乐团、李豪合唱团、严众莲舞蹈

团助阵。朗颂队的四名演员杨帆、高慧碧、黄家强、黄秀玲都是舞台上的一时之选。中央戏剧学院的导演系教授马惠田是这个演出的艺术指导。

演出获得广泛好评，而在宣传上最低调的是作者马德。

马德也好，山元也罢，大哥一向很少在演出宣传中亮相。在社会活动中，他在海南会馆和符传丰开办的文史班，连续办了20年，也少为人知。倒是他在早报副刊的专栏“开门见山”，使“山叔”的名字有了一定的见报率。“开门见山”的栏目名字，符合大哥的言行风格。他说话不爱拐弯抹角，针砭时弊常有一针见血的力度，令人服气、解气。

《开门再见山》与其说是延续了原有风格，不如说是他在写作道路上的厚积薄发。他几十年来写作的体裁多样化，题材多方位，表现手法多元化，加上他的杂学、史学根基，使他下笔总是有的放矢，而且常有箴言式的警句。

作为他的弟弟，却等到和他永别之日，才惊觉自己的人生观、艺术观，是他给启的蒙，受他的无形熏陶。1962年，我加入中正戏剧会，他是戏剧会的宣传股长，他常让我在蜡纸上抄写文稿或剧本，我阅读文稿的同时，也练就

了硬笔书法。1969年，他带我参观表演艺术学院（实践剧场前身）的“鲁迅纪念晚会”，过后我加入了这个集体，延续我中学的戏剧活动，也开启了我后来参与演出和创作，积累艺术能量的大量工作。

润物细无声。大哥对我的影响是无形的，对我的关怀一样不动声色。他嫉恶如仇，是非分明，常为弱势者发声，为我树立为人处世的标杆；他对朋友、对晚辈的爱护，使他获得大伙儿的敬重；他对工作的忘我投入，公私分明，从本书里访问同济医院的张国强医生可见一斑。他去年5月已身罹癌疾时访问的张国强医生，正是前列腺癌和肾癌的研究权威。然而，他完全没有提到自己的病。因为访问是公事，自己的病是私事。

大哥看我的演出或我的著作，如果没有当面批评，我就当作获得肯定；因为他对我的缺点或不足总是开门见山，单刀直入。

大哥一生坎坷，却是坦荡一生。我当谨记大哥生前的许多教诲，积极、坦荡地面对人生，而后，在他的遗容面前，可以绽开笑容，说：大哥，您放心。